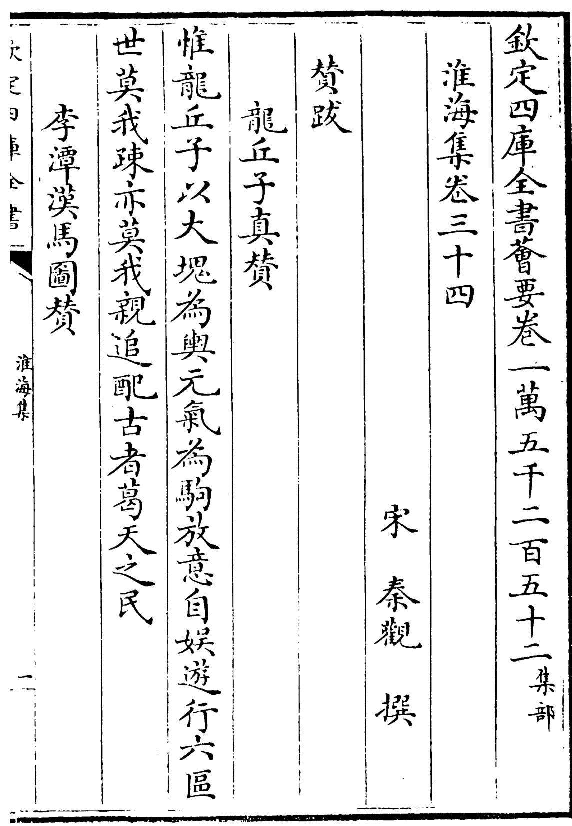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四

宋 秦觀 撰

贊跋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為輿元氣為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世莫我踈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瀵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顧或嬉飲噬自如不相瑕疵最後一騂尾鬣奮驚背而號鳴若聞其聲寛閒之鄉水逺草長無羈無縶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賛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為法寶文雅臺邉清泠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真賛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遼天呼我作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刎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

受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黄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鼠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

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晝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卻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禄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嬰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載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

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七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

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愼到環淵接子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閲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閲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絶茱萸沜躡宮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

歛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為夏侯太沖来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為人沈鷙有竒畧習知邊事結駿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槖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為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羌人必争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

以為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永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
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詒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
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令前隊囂甚有
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詒使不許曰王者之師
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
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
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詒使及館
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

乎詒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為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邉帥意徙内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閒絶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怪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為望族五房之裴為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為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嘆曰人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為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為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籃輿過之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

麓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為此郡學官顧因弟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乗下澤車馭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羸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薫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為郎聲

闡籍甚所謂功名富貴盖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臥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為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為常州無錫縣尉有

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雪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乗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觧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羣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刼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

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刼倒槖得一銀鈿

劍洎一硇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贓於

主有司以聞時陜西轉運使員㦤執政方以公進擬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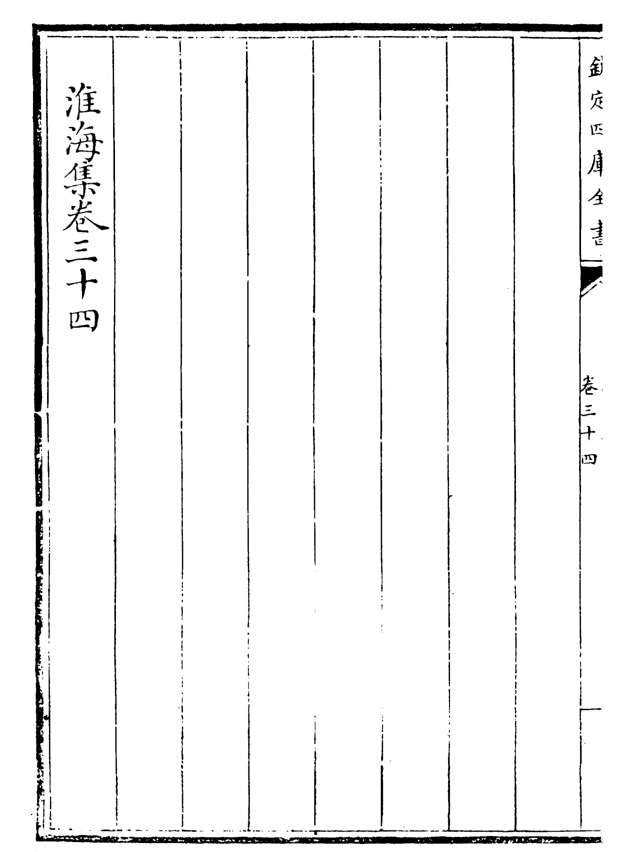
宗曰是人為郡守而止有一硇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

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

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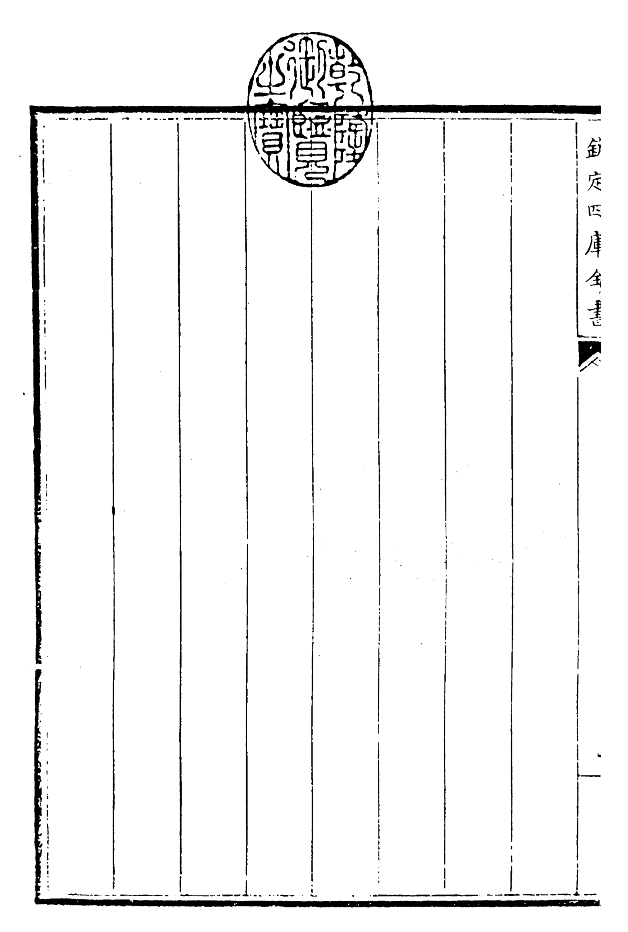
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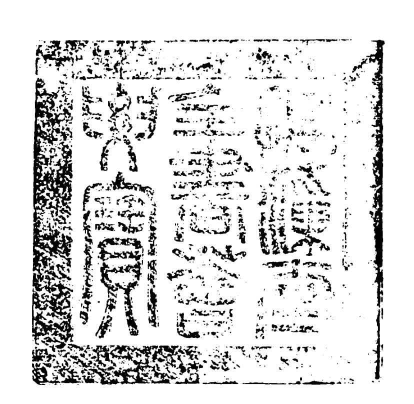
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㦤云



淮海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一第三頁後八行羯鼓之捲按之捲
二字疑訛
卷三十三第三頁後七行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
孫刋本諱訛韓今改
卷三十四第四頁後二行環淵接子刋本訛接子
環據史記改
第五頁前六行躡宮槐陌窺鹿柴刋本脫宮字柴
下複衍砦字據輞川集增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舉人臣勵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七

五五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三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五

宋 秦觀 撰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為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

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為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為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茍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濫厠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

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輙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薳注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

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
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
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揚雄作訓纂篇班固
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葢擬諸篇而作令
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髙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
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葢取諸夬而説者或以為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為始於倉頡葢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及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隷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

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書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齊文惠太子為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

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名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

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葢後人依效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為之者歟

史籀　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

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為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為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邽人程邈得罪繫雲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為善出邈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隸書等凡

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為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亡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銘為真蹟二世銘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隷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思恭云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歷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歷推之是歲己亥三歷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侯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為非真焉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芝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之言書為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栢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為公論

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為可學孰為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為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

以為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懐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露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葢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

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此畫晉賢燕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背得度未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僧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為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

絶倒令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横被沈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爲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酩酊邪圖中諸客洎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叙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

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郄

曇重熙太原王藴發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

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

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

字有重者皆搆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

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

孫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

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唐貞觀中太宗鋭意學

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蘼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為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三十五

淮海集卷三十六

宋 秦觀 撰

行狀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於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為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為閬州刺史歿於官子孫家焉遂為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

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曽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禄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茍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歷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

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為黟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為諸邑最豪彊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綿處蜀左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果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絶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為皇嗣公工疏言儲號未正橫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

乞妙選賢德以為宫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沓休宿衛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郯帥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閱

守宰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宫以孝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淫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王陶東宫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為三司使又奏為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為翰林學

士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政乃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槩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羣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陜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堠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鋭俟時須

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公以劒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内外令帥劒南者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為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

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為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强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於獄永懿竟除名編

管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為守至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别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之弊又言劍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法宜各置令専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為定制其他深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葢不可悉數十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葢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别之公奉使九年閬為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

處之鄉人無異議者令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爲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陛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衍兗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濼夏秋霖潦猶能爲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

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羸不相通和詔復合為一路升公為轉運使吏盡領其事召還賜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為朝散大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宜懲前事自陳公曰吾專剌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耶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為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

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温公提舉崇福宫三人相得歡甚縉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温公為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為京東轉運使温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匀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贓東人大悦又言高麗朝

貢可令瀕海州郡為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
閩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為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
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會王荆公吳憲正公者公曰富
文忠公勲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
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
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既
拜命即以辨邪正之説為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為消長
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為艱

宜許六曹寺監長史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葢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為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為官户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户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遞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

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貞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

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寛保甲沙汰學官以熄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㫖滿歲除待制夏五月辛未終於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勲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悉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説為恨無他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

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為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熈寧元豐之間士大夫騖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為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勳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為諫官供奉仗内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葢得失相萬也由

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元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令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令智足以應變强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

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稿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藩之女恭儉婉嫕治家有法封某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南府偃師縣尉羣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㩁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内外親族

之女若干人諸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潁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誼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

化從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參軍磊落豪縱不耐細務自司理之没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公私斂施交錯重複君操其綱維批贅補隙抉剔貪負日縱月收市筩幺麽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為能謂所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寧某年以入粟試將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

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人一主於恩義叔父某爲不悅者所搆刺史惑之會有人誣君笞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曰罪緣某不係叔也榜脇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爲請於刺史得脱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也即爲買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

寛厚給使皂隷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算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杖屨相從蔬食清談為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有賢德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引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刑諸家者也子男

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貲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盍爲我圖之余既相與泣下因掇其尤著白者爲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之妻而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有才藝父母獨奇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為之斬衰疏食誦佛經無復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為夫之喪三年舅

之喪又三年若為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乃過乎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髙郵人號佳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既得賢夫所為益進宗族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媼市砒霜紿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壓惡氣媼為市與之遂以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藥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

趨使持去强之終不肯下徐君没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時熈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斬不為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篋匳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已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已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

云仲兄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為之依歸藝行日進同

輩無與比者有講肆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遊最後見達觀禪師曇頴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

或雜以嵬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請達觀曰為人天師當只說法奈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頷而不荅師因此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

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禀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宫室之盛冠絶淮海者葢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虚日師頗厭之熈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鸜鵒白鷴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為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

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為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歳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説遂登舟由海道去北轉海門遇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

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其月丁未葬師於金牛之西壠累墳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於堂中不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閒居絶口不掛事事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

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刹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穉耄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所

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事見圖記熈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歎悼之於是郡之衣冠緇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寺公為具其事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刮

摩塼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葢即山巔為多寶塔塔有環屋其北為羅漢殿殿旁如塔之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為法堂法堂之東為寢堂又東為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為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於東西序前為三門其左則鐘樓幡刹廚庫之所相望也其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甓未踰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吴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

復未有如寳林之逺者也葢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謁於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為主客者凡三山卧龍寳林蕺山也卧龍為郡守所治而蕺山少東不能正受秦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卧龍已下未有如寳林者其地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道各自為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閡者十六七而前世詞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

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巾凴几而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廢豈非所以為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賔客至其上顧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掩抑不少槩見於世前日賜號革為十方集賢孫公既為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覺吾事者也盍摭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無窮不亦韙歟觀承命掇其大槩并公之意而次之號

曰寳林事實以獻諸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坱圠之恩隧塵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前件物山澤所寳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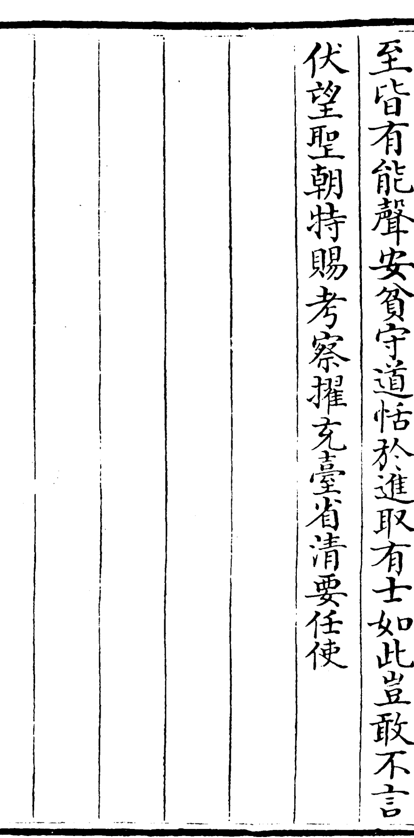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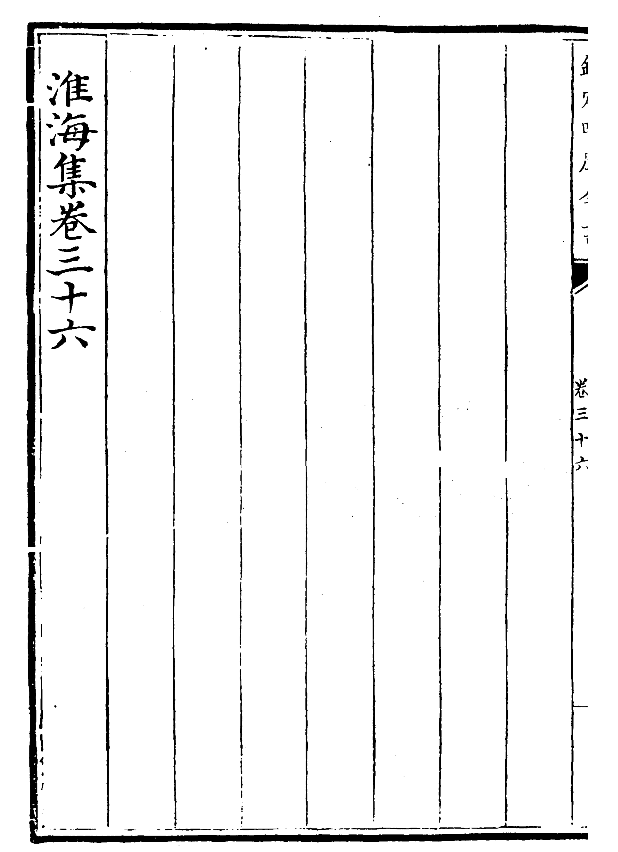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令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當年

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駰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所


至皆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
伏望聖朝特賜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淮海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五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七

宋 秦觀 撰

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禄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汨没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别於常人者

豈復有意求知於縉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吴越道過淮南具言嘗辱相公齒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

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盍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别封者又為凡蔣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吏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

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却客踈士固於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諏發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竝進之使朝野内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

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

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牘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為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為車以識為馬

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駃騠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縉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閤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閤下

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為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灑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鈌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隷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録在異卷贄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為書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

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閤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閤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揆事左而身益困每

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為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饑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禄少年至指以為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劍工之惑劍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胷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為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為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

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為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猥賜薦寵以為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為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為人惡寒而輟其冬

地不為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厲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閤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畧而陳之并以近所為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閤下道德文章為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道而木植之使駑駘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

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陋又學習迂濶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欵於縉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間得某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為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屐舄也竊觀令之士子峩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千

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為介紹談説道德以為贄獻善詞令以干謁者俛顔色以叩閽人冒汙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其與閣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贄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閽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骫骳之文

以為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閤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閤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閶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畧陳固陋并近所為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閤下既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溉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疎賤而教之以書使

晩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鹹敗所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與喬希聖論黄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黄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説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黄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為不然後乃信之葢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

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為温入心則為熱入肺則為清入腎則為寒入脾則為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絶黄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為子母夫心為子肝為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於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

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過也適所以為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齒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

擯絶則内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實深論報無緣愧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説閣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於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為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内士因緣介紹有候門牆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聲聞過情深為同進所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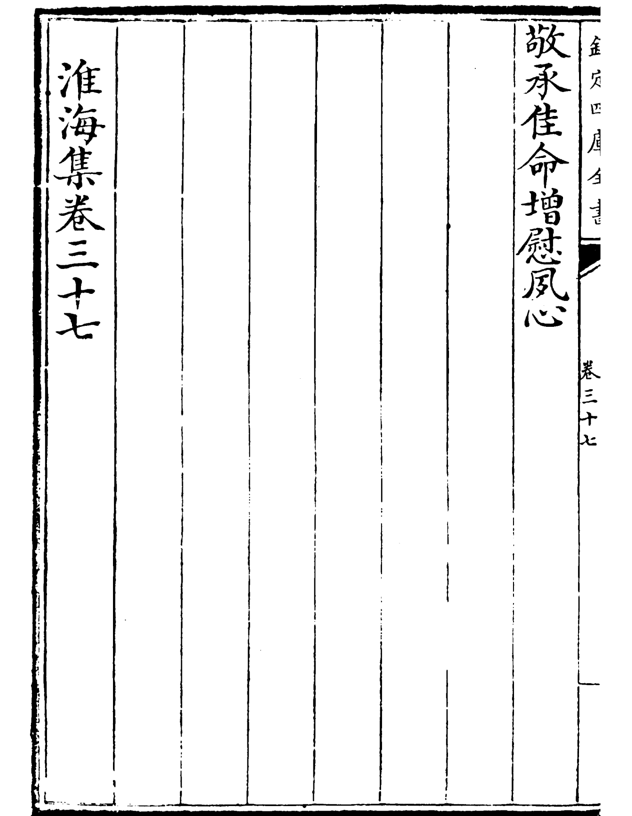
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乃知君子之所為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絶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為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干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閒久不獲進左右之問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即欲致左右之間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

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毋出於伯姜既事葬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



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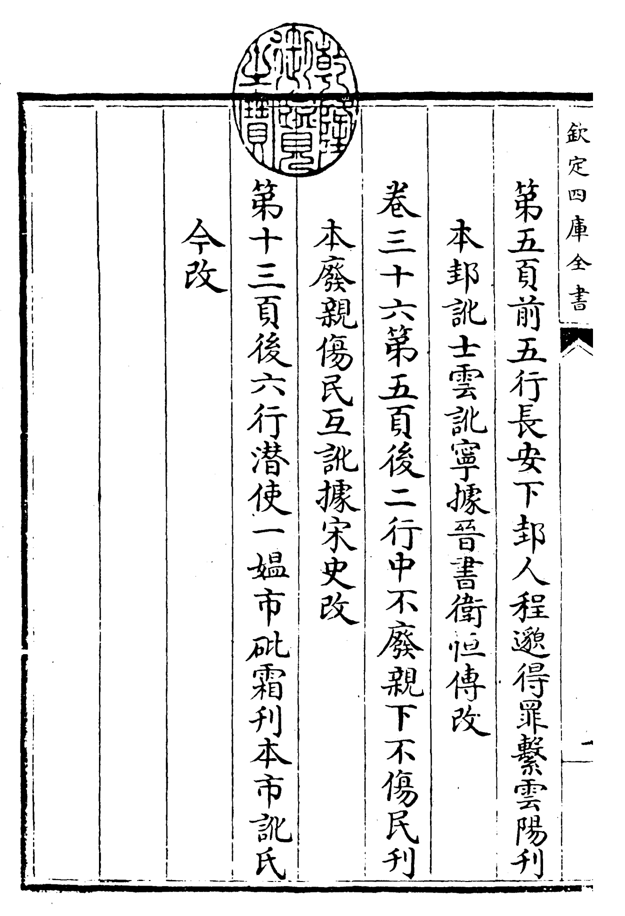
淮海集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五第二頁前七行蔡遂注釋刊本遂訛遠注訛浪據梁書蕭子範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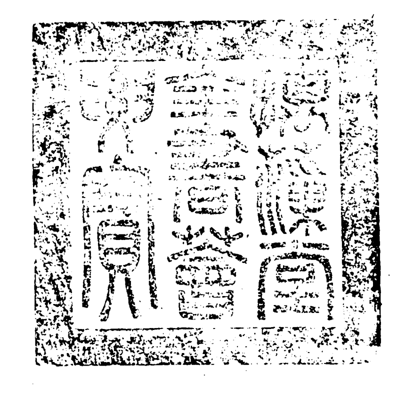
第二頁後二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刊本凡訛無據漢書藝文志改

第三頁後二行篆書刊本篆訛義據晉書衛恒傳改

第三頁後五行立三字石經刊本立訛在石經訛不維據晉書衛恒傳改



第五頁前五行長安下邽人程邈得罪繫雲陽刋
本邽訛圭雲訛寧據晉書衛恒傳改
卷三十六第五頁後二行中不廢親下不傷民刋
本廢親傷民互訛據宋史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潛使一媪市砒霜刋本市訛氏
令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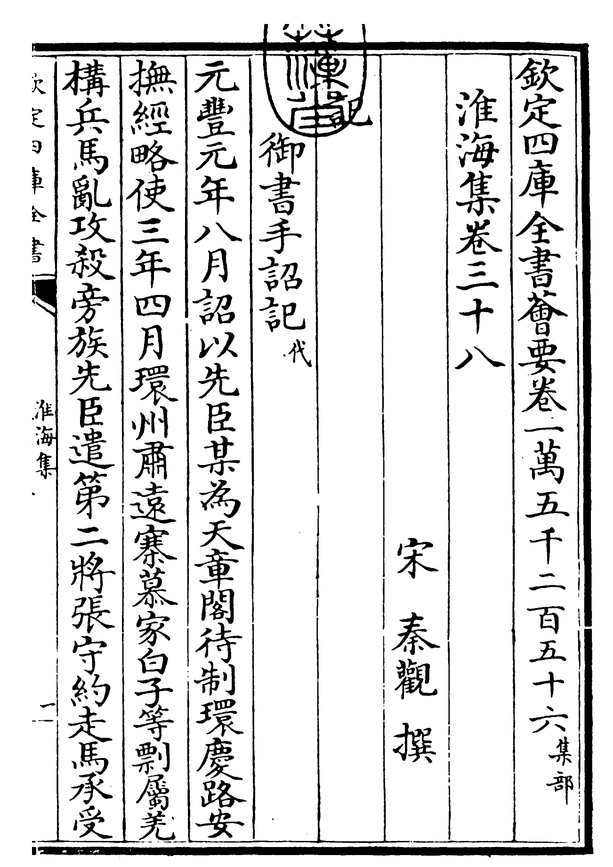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舉人臣厲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淮海集卷三十八

宋 秦觀 撰

御書手詔記 代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慕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

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㰤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録其脇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於朝詔旨原之既又别賜手詔襃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

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為不朽之傳葢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為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令日為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次臯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

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麈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寳塔者五人和南合坐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

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輸賮者七人受胡從兩槖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寳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馮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為犀説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樹矚山鶻者六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猇者玩舞鶴者各五人擷菡萏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

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哯者各一人洗屨者後洗而納屨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為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屩擔簦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欬欠杖拄笠負數珠白綈山曲水隈塗覯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

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俛瞰仰睇直視轉眄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狻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賛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别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䋰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咮衣短後隱樹而窺

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挈筐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烏龍虎犀象獅子馬牛槖駞蟠蟒戲猊猿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絶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

成非卒然而為之决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叙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

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為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樸而尚靡麗且事佛為最勤故佛之宮室棊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

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為恨何也葢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玩之使人超然有孫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為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為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

泊然蕭灑人也葢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為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錬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輙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濶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

荷花之所附麗黿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髪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内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葢有至於是者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從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

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

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竝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閒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横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濵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髙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横清泠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竒男子也夫以精

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厠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歠雲為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劒馬兮氣横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摎枝兮水鶩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又

閒

芝室記

河南張俔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於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沖老廬於殯側數月有芝生於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葢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髹彤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下荄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

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從之不可訏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激而升者為想濁汚而惰者為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

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毁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爲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爲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怪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屬余爲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

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為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海陵軍沖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於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於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

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决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號汝南為名氏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

王澤不流民吒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為盜賊之藪皇宋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閒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教化故感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内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

為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廬於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為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令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驤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為江都以誠心為主恥言鉤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余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紿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始復大石

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為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瘉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羣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

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

甞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立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為生祠記云

勑書獎諭記代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發陳蔡潁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慓悍善鬬其渠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刼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為囊槖通行饋食捕盜官以故稀復遇間遇之又輒為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

都巡御史素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吏卒死傷甚衆既而引還陳蔡潁之間復擾於是有㫖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不解甲而賊衆詭秘出没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諜知其區處而諸屯皆遠不可遽召於是令權節度推官翟元衡

統所募兵夜從間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殲其衆遯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滑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却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潁之間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勑書奬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菑害絶息臣於

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溥效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

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黄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龎眉老僧主之應客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葢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中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

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隷於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為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其中晨夜不絶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為湯者衆矣彼汝水驪山嘗為乘輿後宫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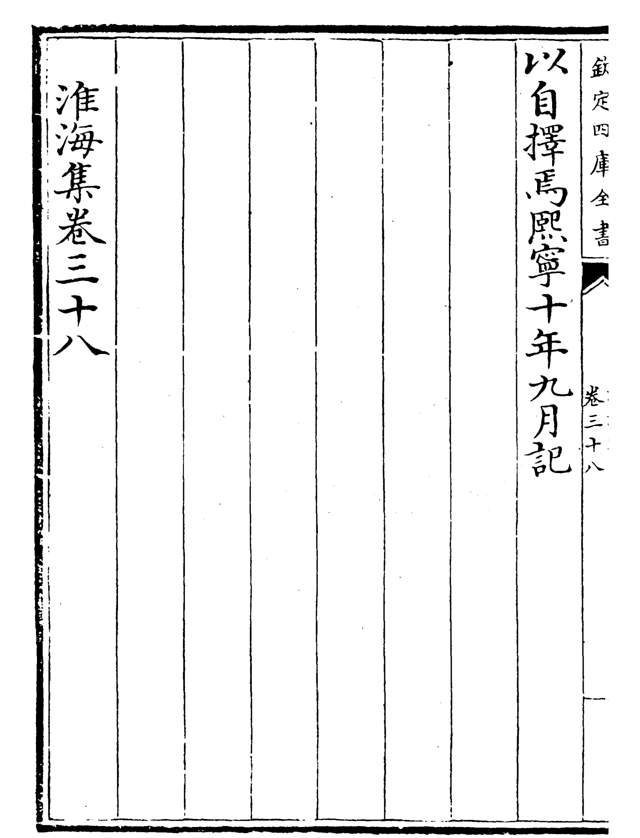
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懐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蘢曲道尤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曀望建業江

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巃嵸崟岑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後可行腹中空谿可儲粟數萬斛屏以清壁而泉嚙其趾蓋以乳石而鼠冢其竇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峙而出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呀而斷齶露其脈牙横逆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閟於龕巖負絶人

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不欲售其技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崦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陂陁前有小澗涓涓而流藩以齊篠閡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簫巽鄉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服光碞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

姤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效履舄之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居之故蔑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為賢士大夫所矚及成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

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於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葢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舂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葢不可勝計嗚呼兹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潼南自湯泉來會於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



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淮海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七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九

宋 秦觀 撰

序

俞紫芝字序

余昔遊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焉生乎磬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紺髮自

松陰中距石輙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敢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爲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爲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爲宗道人以無本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内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已已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知有僞所以喪真也不知有

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偽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為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

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遊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筍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説為序贈焉

曹虢州詩序

虢為州在關陜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咎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為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静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為屬和於是亭

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
玆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
陜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勲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
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
且其卒章之意欲因碁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
其為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干青雲人不
能蹈水附樓航則絶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
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

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顧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竊誦丞相之詩巳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號之樂為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盍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為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閒居有所聞輙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為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迺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烏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巳魚

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畀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為駁而吾之駁不為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于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

擇哉子徃矣客去遂以為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捜訪於境内簡編碑板忘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

所謂揚州者西北據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歴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歴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

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唐初亦為邗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巳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其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

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為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為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為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為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

傳之號為盛事以後見為恥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為世貴重如此何邪切甞以為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綮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照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棊既獲覩盛德之事為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鑱諸石又述其所以然

者發其端云

懐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為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蕖之濵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為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絶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

蘇所採為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於豪奪為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滛祠分湖之别派覆以締構為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窈空明不復為人力所敗聞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寜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况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薙以時秀甲

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籞具舟艦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為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瞿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輙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閼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覯逢輙嫚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為常至秋余先浮汴絶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為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濶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

耻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絶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欵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褫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絶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

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為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飲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已余病弗能久矣不

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為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幷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為黄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

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賓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度不復以筆硯為職矣而定國至賓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輙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閤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廕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詧

之明日詔御樂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適以

副本來屬予為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藴乎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邰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嘆曰邰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

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木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暐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

餘者耶郈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丈彦瞻端仁又以文學取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徒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為三公以徃推今即郈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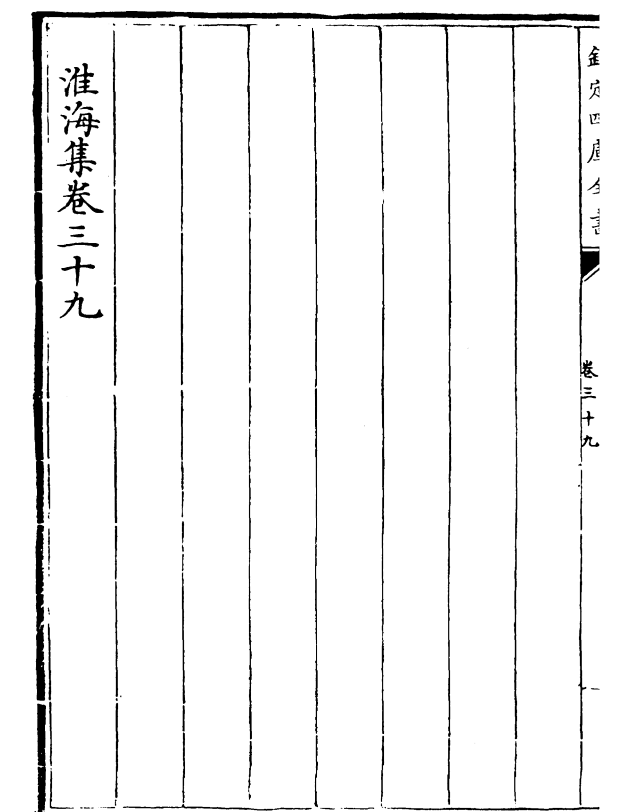
送馮梓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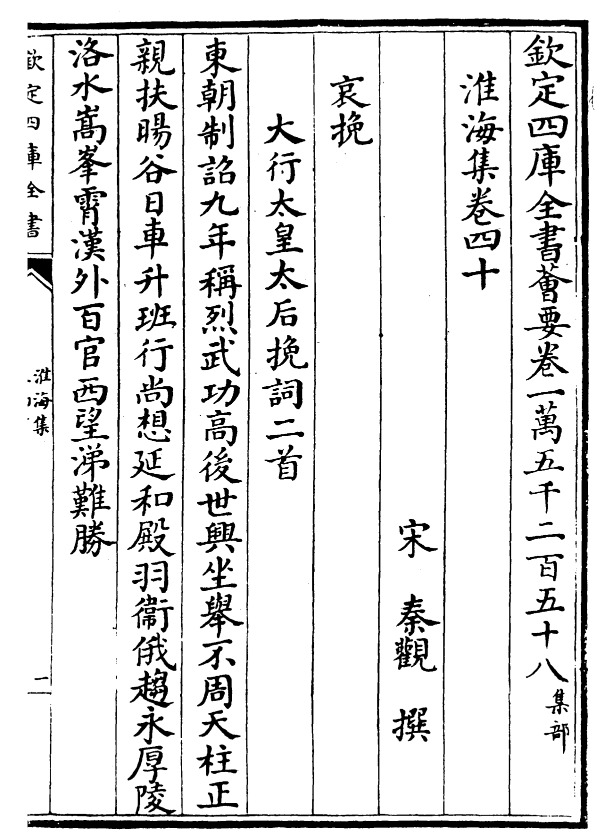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陜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覿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覿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究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

為懼及馮侯名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為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

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為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去縣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為姦始終巧請至於抵

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為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幷以嘗所感嘆者為序贈之


淮海集卷三十九



淮海集卷四十

宋 秦觀 撰

哀挽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

親扶暘谷日車升班行尚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

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宫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
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烝甞即治隆
欲叙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静間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
像瞻褕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閲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内人歸賵盛挽者轉哀新鸞
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砮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葛巾羽扇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訃西來上為驚玉帳笑談成昨夢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粲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嘆艅艎以柩旋八尺衣冠成繪事百年風誼列幽鐫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遥想葬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永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馬如鸞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羣仙素幔傷秋泛青釭慘夜船玉峯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
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氲而扶輿篤生我
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鄫封
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
蹉跎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
又良御兮遂大放乎絶詞發天人之奥秘兮約六藝而
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

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
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
終以跋疐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
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諜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
垣典章絶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
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
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
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適電滅而焱逝天不憖遺一

老兮固縉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修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塡膺而莾鬱兮聊自托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眞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忒兮罹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平素之

偕處兮忍此奄奄而煢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捐軀佩珠玉以死真兮固衆女之所嗤咼卓越以不顧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强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内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遊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日黄昏而不見兮庭室窈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何平生之欵密兮遽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櫬以

增慟兮涕漬血而洒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旣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録録以寓世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獘議折董宏非遷

謫生華髪騫騰上紫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仇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縉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為邦國華藝文尤爾雅經術自名家正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歳龍蛇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謚國史可無書舊室懸蛛網遺編走蠧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追惟獻歲發春間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讖

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禄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

案頭塵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 錢穆夫人

相閥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

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動融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鬛一朝新

戚里甍者舊哀榮世未如襚加三事衮奠致兩宮輿卤簿前衢隘歌鐘後院虚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孫莘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疴返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

奉常處處有房祠

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

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

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四首

禮經三百鬢毛斑追述先儒伯仲間誰請尚書重給札

盡抄遺稿入名山

岧嶤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
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别
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棲棲一生勤苦成何事
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二首

早歲衮冠侍冕旒白頭淹卹外諸侯篋中尚有東風草

塞下曾無壯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敵國不防秋
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
夜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
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録我槖吏來驗我屍藤
束木皮棺槀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

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閨竒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閽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宫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黄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詞

淮海集卷四十

謹案卷三十八第八頁後五行自晉寧經佛寺十

按宋文鑑寧下有凡字佛寺十作佛寺十五

第八頁後六行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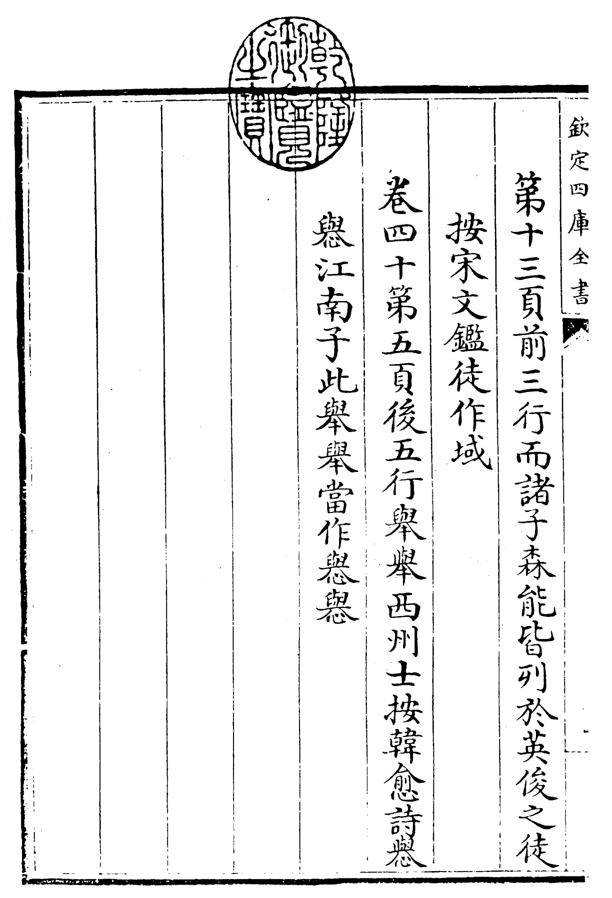
宋文鑑激激作上激有也作之境

第十四頁後六行使羅君之名與名謝共傳而不

朽不亦可乎刊本名訛趙不亦訛亦不今改

卷二十九第十二頁前六行雙桃雙蓮一按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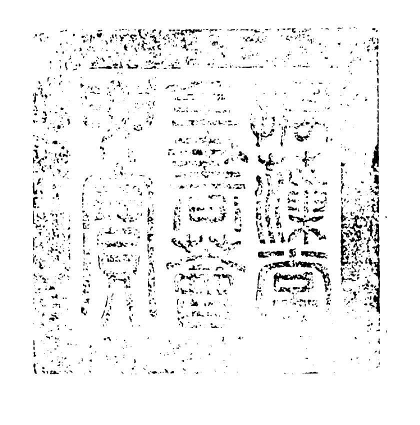
鑑桃下有各字



第十三頁前三行而諸子森能皆列於英俊之徒

按宋文鑑徒作域

卷四十第五頁後五行舉舉西州士按韓愈詩舉舉江南子此舉舉當作舉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舉人臣勵世馨